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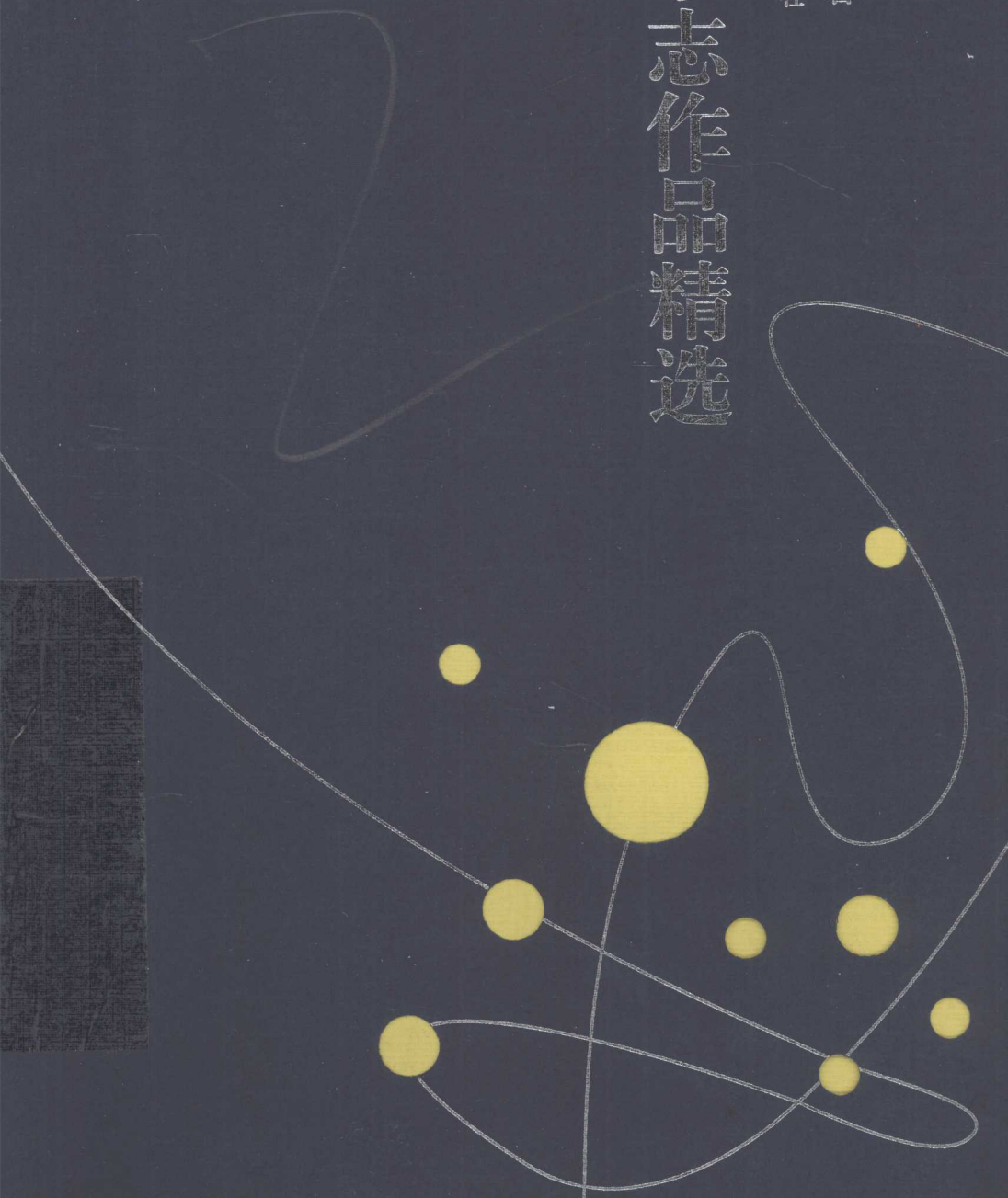


跨世纪文丛精华本

张承志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张承志作品精选





跨世纪文从精华本

张承志作品精选

张承志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承志作品精选/张承志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1

ISBN 7-5354-3221-2

I.张…

II.张…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60450 号

责任编辑:沉 河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0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武汉市楚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40×960 毫米 1/16

印张:25.25

插页:1

版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88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29.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录

小 说

黄泥小屋	3
北方的河	62
西省暗杀考	138
黑骏马	184

散 文

荒芜英雄路	237
夏台之恋	244
真正的人是X	257
北方女人的印象	264
清洁的精神	268
粗饮茶	279
音乐履历	288
无援的思想	315
撕名片的方法	328
火焰山小考	333
墨浓时惊无语	339
二十八年的额吉	347
波斯的礼物	358
面纱随笔	371
一册山河	375
鲁迅路口	386

附录

作者简介	399
张承志著作目录	400

小说

1	黑骏马
50	北方的河
138	西线无战事
181	黄泥小屋

文 选

735	新英雄主义
744	怀念合欢
757	真正的英雄
764	北方的河
808	黄河的传说
875	黄河的传说
885	黄河的传说
916	黄河的传说
958	黄河的传说
963	黄河的传说
968	黄河的传说
973	黄河的传说
978	黄河的传说
983	黄河的传说
988	黄河的传说



小 说

黄泥小屋

无论是随上定远营那边沙漠里下来的骆驼，顺着黄河再穿过那片银灰的碱滩，最后瞄准了固原的青砖老城；或是踏上冻硬在洮河弯子上的白蒙蒙的冰桥，然后朝着岷山或是更远的碾伯大通；若是你偏离了平坦的官道，沿着旱裂的秃黄土地子转绕起来，若是你走上了那一带受苦的庄稼穆斯林惯走的山缝小道，就再也望不上个青山绿水了。那些山道上的行人好像不喜欢宽宽硬硬的大路，他们总是绕着山边、顺着水边、贴着城边，躲开州府的喧嚣和人群的热闹，在那些烤得焦干的荒山缝里寻路走。慢慢地，只要一提起这“三边”，有些老年人就会抬起头来，扬起眼眉，现出一种半像猜疑半像知底的神色来。哦，往那搭——那些老人指点着一片黄黄的连山。那是回回们走的道么，走那搭就对啦。说罢，他们就垂下了眼皮。

于是，骆驼蹄子走肿了，耸着的驼峰干瘪了，搭在肩头上的绒线马搭子磨烂了，脸皮和眼角变得糙硬了。鼻孔里头塞堵着黄土尘灰，手臂上不知怎么划着横竖的血口子，甩掉穿烂了的鞋，两只脚从脚脖子到小趾头都结上了硬硬的鳞甲。

那条石渣渣、黄胶泥的小路呢，还远远地朝着荒山深处慢慢伸着。

若是在山风呼啸的冬三月，顺着这种“三边”道，人渐渐就给遮天漫地的砂子风打晕了。脸上冻起了脓泡，颧骨上结了两块紫红的硬痂，人变得软了，没有谁再自吹是好汉硬种了。土崖崖边上见着个坑坎，一骨碌蹲进去，再也不敢把头伸进上面嗷嗷吼的风里。可是蹲着蹲着又害了怕：黄砂土一阵阵地给风裹着砸下来，半截身子已经给砂埋啦。那时人心就慌了。自打从定远营、从包头旅栈、从兰州城关出来，人心第一次慌了。

那时人会急急地蹦起来，下死力拉扯骆驼。骆驼呜呜哭着，赖在崖坎坎里不起身。后来鼻绳拉豁了骆驼鼻子，黄蒙蒙灰漫漫的世界里看见

了殷红的血。人挣出他壮汉的力气，爬上崖坎，想找个什么。找什么呢？村庄还是客店？他自己也不知道。四下里只有狂暴的飓风在掠劫着飞奔，只有一阵模糊一阵清晰的那绵绵茫茫的黄山头。那黄山头起伏不断，一伏一荡，在这旅人的四面包围着、驾着狂风剧烈摇晃，像是一派黄浊的、突然间活了的怒海。

到了这种时候，人心就失去了掩护。原来被冻僵的肌骨护住的那颗咚咚跳的心，此刻猛地灌进了寒冷。人害怕了。他迷了路，失了道，驼鼻子豁了，他只剩下两条冻伤的细腿，他把眼一下子睁圆了。而视界里那黄浊的海却翻腾得更凶了，好像在喊叫着说自己是个海。不是片老实巴交的秃黄山，是片暗隐了真相的海哪。风刹那间刮得沉重起来，不再嗷嗷地叫，而是挟着可怕的震动轰轰地摇撼。天变成了一匹灰黄的薄布，被那风残忍地撕着抖着；地不见了，只剩下这么个崖坎坎。这个可怜的崖坎子像个遭了兵灾的孤老婆子，吓得打着颤，不管不顾地把自己的东西全抛了出去：把枯干的草根，把羊子屙下的粪球，把碎石砾子和一层层砂土都朝那暴风抛去。

——这样的暴风在西北可并不稀罕。这样的暴风也许能刮上整整七天。在这样的风里蹲缩着又冻又饿，也许第三、四天早上骆驼就死了。

人发现骆驼死了时，那骆驼已经冻得铁硬。他像疯子一般跳了起来，顺着风开始混跑。天快黑的时候，他摔倒在一个坑坑里，他不愿意再爬起来了。

这时刻才是人垮掉的时刻。那汉子破天荒地哭开了，哭得又丑又难听。好像他在包头街上常给人称作硬汉呢，在定远营那巴掌大的小镇上他敢作敢为，专门跟那儿的恶人寻衅打架。到上路前为止，他这辈子深深浅浅地交往过六七个女人，那几个女人虽然都没能跟他好到底，但却异口同声地都说他是个人。他是个身高膀圆的关西汉子，浓眉俊目，一表人才。从黄河码头牵下骆驼的时候，同船的伙伴都劝他等几天结伴走。人们都喜欢他。可是他受不了码头小店里那无聊的日子，他又暗暗想在众人面前露一手，他喜欢独自一人昂首挺胸踏上险道、而众人在背后啧啧声羡时的那股子滋味。后来，踏上了荒凉的“三边”道以后，他还是争强好胜，手上蹭破了皮从不包扎，非等着自己的血也服了输、结了疤、再落下来。而此刻——他全完了。

他捂住脸哭着，颊上的泪道道里掺着砂粒，抹一把粗砂砂的。头上

那恶风怪吼着，吞没了天上的太阳。砂粒痛痛地打在脸上眼里，他什么也看不清了。他只觉得荒山变成了滚滚的黄浪头，正涌动着朝他逼近。砂土已经埋住了双腿，心正迅速地变得冰凉。他明白自己的日子就要走到尽头了，他渐渐止住了哭，紧缩着身子静静等着。八十老母——他突然想起家里那孤单凄苦的娘来，可是他觉得这份心思已经没有谁管理了。就像说书先生说的李鬼见了李逵时，叨叨的那个八十老母一样，没有谁信李鬼的。

在大西北的冬三月，在狂风扫荡的荒僻小道上，人很可能遇上这么一个结局。心气愈硬的人就愈是这个结局。

可是——只要你避开大道，哪怕是偶然串到那种“三边”上看看，你就会发现：那些小道上仍然是旅人如线，不断如缕。在茫茫荡荡的黄土山地，在密密的沟壑梁峁之间，在纷扬的大雪和疯魔的狂风中，在暴烤般的夏日酷暑和冻硬的阴沉长冬，总是能够看见一些头戴白布帽的人，他们沉默着，在那些小道上一步一陷，他们远远地避开喧嚣的世界，走得匆匆忙忙。

理解这片天地可不是易事。可是愈是理解得多的人，愈是饱经忧患、深富同情、识宽见广的人，就愈会觉得弄不明白。他们注视着那些旅人，注视着他们破旧的汗褂和污脏的白布帽，一直望到那匆匆的背影被那片起伏连绵的黄色群山湮没。

为什么呢？人们想，那些匆匆的旅人究竟要走到哪里去呢？一代代的，他们求的究竟是个什么呢？

第一章

1

窝棚算是搭好了。歪歪地立在山坡上，罩着黑糊糊的破席顶。只可惜了那根铁立柱，苏尕三坐在一块石头上，望着眼前刚盖起的黑窝棚想。两根立柱里，有一根铁的听说是东家家门的顶门杠，老阿訇讲那是

东家在兰州城寻了铁匠打下的。却配不上一根直挺的横梁。寻了半扇山，只寻上一棵弯弯子杏树砍了来。苏尕三心里挺惋惜那根黑沉闪亮的铁立柱。虽是窝棚，盖成个歪斜顶子，心里不舒坦呢。他想着立起身来，膘膘通到山脚庄子的小路。不管怎么，窝棚算是盖起来啦，一秋就靠着它躲个风寒呢，歪斜就歪斜吧，也不是自家的屋。

苏尕三想着心里就沉重起来。他赶忙不再费神想这座黑棚子的事，转身朝丁拐子走过去。刚才扛着那截弯弯木回来的时候，脊梁上的汗浸湿了烂棉袄里子。他爬上山坡，放下杏树杈时，弯弯的树杈在山石上弹了一下，砸在他的脚上。可是丁拐子明明看得真真的，却凑过来说脏话：咦，裤裤上淌出血来啦，不是哪搭闺女——苏尕三只要一看见丁拐子那张脸就冒火。他这些天里就想着揍揍丁拐子那张丑脸。可得忍着呢，他警告地心里说，可不能和这拐拐子再结仇。他觉得心里一直咚咚地跳，今日里见着那女子以后，他心里就一直跳得没了章程。他知道，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后来他咬紧了牙，抡起伤腿把那木头踢了个滚，正巧砸在丁拐子腋沟子上。丁拐子扬着高声骂道我日你哥，可是他看透了丁拐子不敢真的和他动气。后来立柱上梁盖窝棚时，他也留着心，没有再寻丁拐子的事。

苏尕三慢慢走了几步，走上这扇坡的顶脊上，弯下腰撮起一把土，撒在小腿背和赤脚上的伤上。

看这荒山，焦干焦干的。空空背了个月亮山的好名。丁拐子是个癞蛤蟆，是个黑天白日涎着脸的色鬼，可是我不能再和丁拐子结仇。不能为那女子和丁拐子结仇。这月亮山前襟后坳可见不上一丝清润，一眼不见边的，喏，到处都是黄秃秃的山坳子。皱皱巴巴，黄土石头，朝那边再走三年也都是这焦干干的山坳子。漫山栽着洋芋，站在这搭才看出东家有心计。说是洋芋尽着肚子吃，可是这沟沟坡坡栽了多少洋芋呢？舍了铁门杠，急急地催着在山上搭窝棚，这就看出东家的心计。这东家，他生个啥脸面呢？连老阿訇也说没见过他。谁也没有见过他，可是他却谁都知道。五个人里，一老一小一拐子，只韩二个和我两个有些气力。铁门杠舍了当柱子，赶上五个短工上山住窝棚，能说那东家缺心计么？

站在山坡顶上，一眼眺望出去，火毒的太阳下面的山影白茫茫的，像片白花花闪烁的凝住的浪头。苏尕三又抓了把滚烫的干黄土捂在腿伤

上，远远地望着月亮山的层层山峦。这么立在坡顶上望着那山，一阵阵工夫眼睛就疼了。听说绕过月亮山，往西走几天就能见着树林子，那边的庄户里有干净的井。老阿訇就是这么告诉他的，老阿訇说那边不吃馊臭的窖水，那边家家都打一口清冽冽的井。可是苏尕三出来已经三年了，他已经不信那些编传了。到处都一样，哪搭也是没边没沿的黄山包包。雨水冲下来，冲毁了山形，黄山包包里添了些深深裂开的沟壑伤口，然后雨水就消失了，无影无踪了。哪搭有那清清的水井呢，苏尕三想，哪搭有呢。

老阿訇和韩二个两人收拾了窝棚里的杂物，从黑席帘下钻了出来，走进明晃晃的太阳地里。老阿訇一面扶正头上的白帽帽，一面吆道：“搬铺盖吧。”

苏尕三冷冷瞥见丁拐子挟着一条黑牦牛毛毡往棚子凑，就大步下了坡顶。他用膀子扛了拐子一下子。那条黑毛毡摔在地上，噗地溅起一股黄尘。丁拐子斜着膘了他一眼，嗓子里咕噜噜地响了一声。

这拐子腿是个坏孙，精得很。看他这阵子不出声了，也不再喷粪般的说那些脏话了。就是要给你个硬膀子看看。住进这个黑棚棚以后，咱们这刨洋芋的营生就算开了头啦，一搭在黄土坡上刨饭食，你不要逼着我跟你结仇。那女子是个苦命丫头，相跟着个瞎眼的阿奶，守着一口水窖过日子。你拐拐腿不是不知道她的一边还立着个我。给你一膀子就为着叫你记着这个。苏尕哥直直腰，不理睬丁拐子的目光，朝着老阿訇吼起来：“阿訇，你先睡下！”

老阿訇慢腾腾地进去了，在窝棚角铺开了铺盖。苏尕三又膘了眼丁拐子，就把自家的千块皮烂光板皮袄摔在老阿訇身边。“我占这搭。”他大声说道。丁拐子这时候精得很，赶忙把黑毛毡甩到另一个角落，“能行，能行哪，让着你，老子睡这搭。老子就在这搭啦。哼，睡哪搭也是搂个拐腿……”苏尕三瞪了他一眼，于是瘸腿不情愿地咽回了后半句花花话。

韩二个不言不语地提过一团烂棉絮，先商议般地看了看才三尺高的贼娃子。贼娃子今年十五，可是已经离家十年了，浪得本事大得很。看见韩二个虎熊般的大汉对他这么仁义，连忙一甩手，准准地把一个讨食使的白布口袋扔在丁拐子的黑毡旁边。

剩下当着门的中间还空着一块迎风的空地。韩二个小心地把棉絮团

子在那空地上摆好，抖开一张包袱皮，匀匀地罩住那床棉絮。收整好了，韩二个转过身来，摸出黄烟和铁锅子，开始吸烟。

老阿訇看见烟冒了起来，就起身出了窝棚。苏尕三也钻出窝棚。他知道老阿訇严守着教门的规矩，吃洋芋还一天五遍地做乃玛子，眼里见不得酒烟。他出了黑窝棚，踏进明晃晃的太阳地里，秋季里毒烫的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皮。丁拐子、韩二个，还有瘦得像条猫的贼娃子也跟着出来了，站进了太阳烤着的黄土坡上。真他妈的不懂事——他心里骂了韩二个一句。韩二个的大簸箕手里攥住的锈铁锅子还在冒着一缕青烟。可是搭窝棚还是靠着韩二个的憨厚。丁拐子腿不中用，一见了使力气的时刻，就闪到一边，只会使使嘴功，拼命地把嗓门吼得天高。贼娃子浑身灵便，又扶柱又扯席，精脚片子还踢拨着黄泥巴给韩二个喂锨；可是那娃太细嫩了。这黑窝棚，苏尕三想道，还是靠着老阿訇的解数和韩二个的力气搭起来的。我今日出力不多呢，腿脚都给弯树砸伤啦。

五个庄稼人立在山坡上，微微喘嘘着，打量着这歪斜的黑席窝棚。微风顺着一道道秃山头的连线嗖嗖吹过来，烂袄里子上的汗湿变得冰凉。五个人立在干裂了皮的坡上，窝棚就孤零零地卧在眼前。他们望着这座黑糊糊的席棚子，不知怎么都沉默了。

一秋就靠它躲个风寒啦。山里川里，除了黄土就是石头，就这个孤零零的黑棚棚能算是个藏身处。满世界都是滚滚的黄山头，满坡的黄土下面都是长壮了的洋芋。只有这黑窝棚是自家的。苏尕三望着窝棚，发觉自己的心原来一直空空地吊悬着，这阵才慢慢地落下来。落下来，沉下来，终于稳当了。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二十岁啦，离了家门也整整三年啦。今日里才头一次觉出个安稳。这黑棚棚搭得歪歪趴趴的，枕靠着四野里的荒山秃岭。满世界茫茫闪闪的毒日头里就它算个藏躲，曳着一片暗暗的阴凉。看着它，心里安稳了，心归了巢。走这搭刨洋芋是对了，将军台那庄子不是咱蹲的地方。记得刚进将军台那晚，一阵阵觉得又凄惶又心跳。两棵大黑杨丫丫杈杈拧扭着朝天上钻，像是……那两股黑烟。那两股一团团旋着转朝天上滚冒的、浓浓稠稠的黑烟哪。苏尕三想着，心猛然抽搐着跳了起来。若在那个庄蹲下一准出事。这搭僻远，这黑窝棚搭得也牢实。可是蹲在这搭也说不准要出事——你可不能再惹出事来。苏尕三暗暗用指甲剐着掌心，手疼得微微颤了。第一要防住这拐子腿，不能因为那女子惹得拐子

跳了墙。可是也不能叫这癞蛤蟆耍了那女子，那女子心多好呐。

想起那个女子，苏尕三的心乱了。他伸出粗大的精脚丫丫，把一块干土疙瘩踩成粉面。又用大脚指头拨过一块，再细细踩成粉面。他知道那个穿着烂花袄的女子这阵正围着灶台转呢，灶上烧着一大锅苞米糊糊汤。隔着的水汽，那女子灰毡毡般的蓬头发有些潮湿了。脸蛋上的灰垢也不见了，给水汽熏得通红。苏尕三想了想，就抬起赤脚朝一旁的坡顶走去。

远近都是黄土山包。一直到天边那滚滚起伏的连线，四野里只有这数不清望不尽的荒凉的黄土山。忍住泪，跺跺脚，背着那两股柱子般立起的黑浓烟。离乡弃井已经三年了。三年里走在这干旱的黄土山里，脸皮裂了，骨架粗了。心里也像灌上了黄土，沉重又堵闷。可是自从浪到这搭，自从那天在水窖旁边，那闺女紧紧靠着他坐了一阵以后，他觉得心里的黄土化开了。有时候心里还酸酸的哩，他费劲地想着。那股酸酸的滋味进了骨头，刺得全身手脚都酸酸的。你是怎啦，你在胡想个甚呢？他忍不住拼劲骂着自己。

十七岁惹了那桩事，他在这黄土山里已经走了三年。三年里他更知道那桩事有多大，他知道自己此世卸不下那事了。这是场罪孽呐，背着它打发日子吧。三年里，顺着走不完的黄山包包，他已经觉出自己老了。不是身板和肉腱子，其实满身的肉腱子还像是刚刚苏醒，渴渴地盼着什么。是心老了，心上扛着那重重的罪孽，心里又灌满了这焦干的黄土，他觉得自己腔子里那颗心已经长茧起皱，心已经老了。再不敢拉扯进那丫头来，他想。拉扯进她来一准就毁了她。这罪债，这黄土，能一下子埋了那软心肠的闺女。不能惹了拐子结仇，他暗暗地下一个狠心。也不能拉扯那闺女，你记住你个人的事。苏尕三突然觉得心情舒畅了些，他又起腰杆，朝远处的山峦望去。记住寻上这个黑窝棚不是易事，这棚棚又暖和又牢实，四下是满坡的洋芋。不能血上了头就忘了自家的事，不能再惹事啦。

他拿定了主意。此时太阳西偏了，眼前的层层道道的黄土山包显出了明暗，静静地伸展铺开，一直在天尽头和白炽的太阳光化成了一片。

这条小路蹉得露出了石头芯。从山脚底下朝上，一个弯弯也不扭地，就这么直愣愣地拔上坡顶。赤脚踏着道上的石头芯子，硌得硬又烫得疼。可这条扁担又满是疙瘩，隔着串了棉花套子的袄，压得个肩膀火辣辣地烧。

可是她走得很稳。在这山里长大，她早惯了。圆滚滚的腰一弹一绷，提着碎步子平平匀匀地往上升。山里这阵空荡荡的，只有日头悄悄地在山头烤着，四下里这么寂静，挑担走上一程，人心就随着碎碎的步子，显得踏实了。两头桶里热地散着白汽，逗得黑狗雄赳赳地围着跳跃。这黑狗生得像个牛犊，漆黑的毛皮当心长着一绺白毛，两只茶叶色的眼又虎势又实在。她小心地把精赤的脚片片顺次踏上山石，巧巧地移着步子，一面瞟着黑狗心里难受起来。

东家昨黑夜里隔着门扇闹了半夜。后来她一直哭，哭到天明时哭哑了嗓，只顾着使劲搂住这条黑狗。若是没有黑狗吼着，那门扇一准给破开了。有这么残的人么？瞎阿奶哭着嚎着求他他都不睬，下了狠命破那门扇。尕苏哥，那黑夜你蹲在哪搭呢？若是那门扇真的破开了，若是那薄板子门扇——她突然间浑身一震，从肩头朝下袭过一阵冰凉。尕苏哥，我今日可不能不言语呢，我今日可要真真地跟你说呢，东家昨黑夜里吼着闹，他说，他说你是——

两头的桶都剧烈地晃了起来。稀稀的苞米糊汤溅了出来，溅在一旁的干黄土上，噗噗地响，两颗咸咸的泪也憋不住地涌出了眼。她止住脚步，朝天伸直了脖颈，使尽力气忍住心里的翻腾，忍憋得她喘出了声。天明晃得耀眼，亮闪闪的光射得人一阵发晕，好在四下里静静的荒山还是那么一动不动，深黄的坡上涂着阳光，山皱里一片黝黑。山在远处牢牢地蹲踞着，连成高高低低的一片。她挑着担，立在那条陡陡的上山道上，停了好一阵，黑狗跑到前头坡顶上以后，回过头来也卧下了。她和黑狗就远远地对望着，隔着条直直地伸在山腰上的石芯子路。静静地停了一阵，她安静下来了。

她低低垂着眼皮，又踩出那匀匀的步点。身上的棉袄洗得补得失了花色，连成片的补丁灰灰蓝蓝。这袄还是阿奶年轻时辰穿下的，不知穿

披了多少年了。一想到快要见着尕苏哥，她就觉得为这烂袄臊得慌。精着脚，风里土里把发辫子弄得像片脏毡毡，谁家的尕哥哥见着能喜欢呢。可是长到十八岁，守着一窖水一间窑，还有一个瞎了眼的老阿奶。日子过得就靠条黑狗叫唤着长些生气，又能指望什么呢。从小破衣烂蓑围着灶台长大，所以她也从小一个人躲在灶台的黑影里，垂着眼皮悄悄蹲着。以为遇上尕苏哥像是有了指望了，可是尕苏哥说了：他们厌烦露着头发的妇人！……她想着心里又漾上难过来。她知道尕苏哥他们山上一搭五个人都是回民，那边的教门不兴女人露着头发。可是……可是走哪搭讨换块手巾蒙蒙头呢，家里除了一张席一口锅，就数这件袄还算个物件啦。她不觉得又落下两颗泪。

踏上一个坡坎时，不知怎地一使劲，腋窝下面嗤地响了一声。她一惊，慌忙止住步，卸了担。扭身一看：腰身里裂开了一道口子，露出了里头的肉。她臊得心噎噎狂跳起来，前襟拔下根针，手指却抖战着穿不上个线线。死鬼呐，死鬼呐，怎么就对不上个针鼻呢！黑狗！这狗硬是不要张狗脸么，你若敢舐那桶糊糊汤，看我不——穿上啦。缝呀，快缝呀，山上五个男人直着眼看着呢……死鬼，你快缝哪！

那根针总算是牵着线走开了。她换出手来抹了抹头上的汗。这时才臊羞得脸红起来，先是颊上火烫烫地，接着脖颈上也火烫起来。若是给山上那拐子腿看见，真不知他要说些什么脏话呢，她深深地喘了一口气，针走得快了起来。这一阵缝得顺手啦，她又深深地吁了一口气，就像前天给尕苏哥缝袄那阵一样。那天我缝得多快呀，那天缝得才巧呢。可惜就是说不出一句话。你问我怎死活不说话呢？我从小就不会说话呀。想起来多羞人，给个男人缝过袄，送过煮熟的鸡蛋——她突然停住针，揭开一个桶盖子。嗯，这鸡蛋好好的呢——可是呢，就是没跟他说过一句话。嗯呀啊的，点点头，低下眼，再就是羞得脖子发烧，可是没说过一句话呢。

她立起身来，挑起两只沉甸甸的桶。头几步她小心地扶住桶绳，护住苞米汤不洒出来。强壮的黑狗在阳光里闪着漆般的亮，昂着头又跑了起来，后爪子扒起一股股细细的黄烟。

走匀了步子以后，肩头和心里又渐渐轻松起来。精脚挑担对女儿家当然是个苦事，她想，可是这么走着人心里还是觉得喜欢。何况前头高高的坡顶上，那高高的洋芋地里有她的尕哥哥呢。念叨着他挑重爬山，

只觉得四周的黄土山就动起来了：近处这些红黑焦黄的山坳子山皱皱落了下去，远处天边那些黄里透蓝的山连线轻轻飘飘地升了起来。把碎步走得匀匀地，让圆木扁担吱吱地叫唤起来，心里有多喜欢呐。她知道自己挑担走得好，她得意自己这碎碎柔柔的走法。前桶里洋芋只晃不滚，后桶里苞米糊汤滴水不漏。昨日里挑担上来送饭时，她看见尕苏哥满眼都是称赞的神采。那时她紧紧地垂下了脸，可是心里快活得想笑——她自己也知道，尽管穿着这件烂花袄，尽管没块干净手巾遮遮脏得擗毡的灰头发；可是挑起担子走开步点，自己还是显得好看了。

眼看着就靠近了坡顶。隔着砂石挡开的几步路，她已经看见了对面遥远的连山。那山影黄里透蓝，在天尽头卧得那么静寂。她想，那山影就像是一道山的浪头停到了那搭，在那个尽头处寻上了个歇息似的，静得让人心疼。

不多一阵，她上到了坡顶。她一面默默地打量着新搭成的窝棚，一面悄悄地把一个煮鸡蛋掖进袄襟里。

她把饭担子卸下，先给老阿訇欠了欠身。老阿訇正跪在土地上，面对着西斜的太阳念叨着什么。隔教的事她一个丫头不敢问，只是怔怔地望着老阿訇的背影。

“尕妹妹，昨天黑夜睡得可美？”她耳边突然响起一个尖尖的嗓音。她吓得双脚一跳，碰倒了扁担。“没把你个拐子阿哥想上一阵？”丁拐子笑嘻嘻凑了过来，两只眼光溜溜地盯着她。她的心又开始紧张地跳蹦起来，愈跳愈急，像是要把她拉扯到一个黑黑的深坑里去。丁拐子又捏起两个熟洋芋，捏捏就弄下皮来，“不吃上两个洋芋么？”她吓得朝后退着。丁拐子色迷迷地盯着她，顺手把洋芋皮喂给了黑狗，一手摸索着黑狗的头，一手把洋芋塞进嘴里。

老阿訇和韩二个走近过来。韩二个拿起汤勺，开始给众人盛苞米汤。老阿訇微微摇着头，白胡须颤颤地，吹着碗里的热气。她赶快站到了这两个人身边，蹲下接过韩二个的汤勺。

只有贼娃子还躺在窝棚里。她最嫌的就是贼娃子，一丁点大的个尕娃娃，躺得倒像个阿爷。看他那个躺相，就像这顿饭没有他的分一般。她抓了几个洋芋抛过去，于是贼娃子也吃开了。

就着黑窝棚遮出的一片阴凉，四个人都吃开了。阴凉旁边的日头地